

寻访

大陈岛老兵

第七期·人物名片

戴作汉，共产党员，1949年出生于天台县三州乡。1965年12月应征入伍，成为通讯连的一名通讯员。1969年12月担任通讯连通讯排排长；1971年1月担任特务连警卫排排长；1975年担任特务连副连长。1981年12月转业至天台县公安局平桥派出所；1986年调至天台县公安局街头派出所工作；1988年调至天台里石门水库工作；2007年退休。



第七期·人物名片

戴明哉，共产党员，1947年8月20日出生于天台县坦头镇东横下宅村。1965年12月应征入伍，1966年2月底分配到二营营部通信排有线班(也叫架线班)；1969年12月任二营四连炮兵排排长；1971年初任一营三连步兵排排长；1971年10月任一营85炮连副指导员兼连队团支部书记。1979年1月调至天台县人民武装部工作，1986年6月集体转业于此；1992年6月调至天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，2007年11月退休。



戴明哉说，步兵的训练对体能的要求比较高，练习一个刺杀动作，一口气要练300下。



戴作汉：军队里的“神枪手”

本报记者王佳丽/文 杨辉/摄

在见到戴作汉前，我们从其他老兵口中得知他有个“神枪手”的称号。采访时，老人面对这个称号，却很是谦虚，只说自己的枪“打得马马虎虎”。

不过，只要打开军旅生活的“话匣子”，戴作汉的情绪也变得高亢起来。他的声音宏亮，吐词犹如“机关枪”一般急速，密集的信息像一颗颗子弹射了出来。

小兵升级

受小时候看战争电影的影响，戴作汉对当兵一直很感兴趣，“母亲当时反对我当兵，但我的胆子大，对于打仗这些一点也不怕”。

他的胆子的确“很大”，不仅顶着母亲反对的压力，为了能够成功入伍，戴作汉还给自己多报了两周的年龄。就这样，当年实际年龄只有16周岁的戴作汉来到大陈岛，开启了自己梦想的军旅生涯。

新兵训练结束，戴作汉被分配去当了一名通讯员。在通讯连，戴作汉第一次接触到枪。“我第一次握的是一把步枪，训练的时候每人都分到一把步枪，班长教我们怎么瞄准、打靶。”在第一次考核中，练枪不久的戴作汉只拿了及格，距离良好和优秀还有些距离。

“枪感是慢慢练出来的。”到了1969年12月，因为表现突出，戴作汉被提干，担任通讯连通讯排排长。1971年1月，戴作汉又调任特务连警卫排排长，警卫排的训练和工作让他拥有了更多与枪接触的机会，也给了他更大的发挥空间。

大陈岛的飞机场是特务连的训练场，戴作汉和他的战友们便在这里练习射击。“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枪杆上挂一块砖，保持不动。”战士们手握挂着的枪，需要纹丝不动地站上十多分钟，有时甚至要坚持半个小时。

除了训练手臂握枪的稳定性，还要训练趴下、跪直、立直等常规动作，“壕沟里有许多石块，我的膝盖就是在训练中受的伤”——戴作汉的右腿膝盖，有块明显“异常平坦”的区域。那时训练，战士们可能一两个小时都趴在地上行进，起支撑作用的右膝盖在地上不停摩擦，都被磨肿了，“身为干部，我更要以身作则，其他的战士都在看着你”。

艰苦严格的训练方式，不仅磨练了戴作汉的意志，也让他的枪法越来越精湛。1975年，戴作汉担任特务连副连长，第一次接触高射机关枪，不过这次他很快就上手了，“高射机关枪在500米以下射击没有意义，气球升到500—1000米的高空时才能射击。瞄准之后，我一枪打中一个气球，腾腾腾地将气球都打下来了”。

优秀标杆

“这个茶缸是参加部队射击比赛赢来的奖品，还有一个已经找不到了。”戴作汉展示起他的搪瓷茶缸。只见茶缸的上方写着“奖给射击能手”，下方写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83248部队”，中间画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。因为出色的射击水平，戴作汉在部队的射击比赛中常常获得第一名。

不过最辉煌的经历，还要数他去参加省里的比赛。那是1973年前后，戴作汉和他手下的一名战士代表南京军区守备第25团参加台州市的轻武器比赛，戴作汉拿了第一名。后来两人又代表台州参加全省的步



兵单位轻武器大赛。虽然有些紧张，但戴作汉心中更多的是争光的念头，最终，他取得了手枪射击第一名的成绩。

因为得了第一，他被奖励了奖状和笔记本、钢笔，只可惜这些后来都遗失了。更可惜的是，原本代表省前往南京参赛的戴作汉因为年纪“大”了几个月而被限制比赛，因此也没有机会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大赛——说起来，他的实际年龄并没有超出要求，因为他在入伍时多报了两周。

除了在射击方面多次斩获荣誉，戴作汉在部队的表现一直十分出色，被评为积极分子、五好战士等。1969年3月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“当时整个连里有好几十个台台兵，我是天台兵里第一个入党的。”老人的脸上满是自豪。

因为表现优秀，戴作汉也常常被派去参加各种活动和培训。他还保留着一张奖状。因为受潮、搬家等原因，这张奖状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，但还是能在奖状上捕捉到“优秀学员”的关键词——那是他当上副连长后，去杭州参加的一个

连营教导干部训练班培训获得的。当时大陈岛只选了三四个人去，戴作汉便是其中一个。在所有参加的活动中，让戴作汉印象最深的，还是1967年他和另外两名战士受领导指派，去黄岩参加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“当时海上刮起八级大风，船不能开，我们坐着渔民的船到了金清港。船在滩涂上搁浅了，我们卷起裤腿，在滩涂上艰难行走，那泥一直陷到大腿处。我们走了二十多分钟，上岸冲洗后，乘车到达了会场。”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起在滩涂上艰难行



戴作汉说，练习射击时，他们会在枪杆上挂一块砖，纹丝不动地站上十多分钟，有时甚至要坚持半个小时。

走的画面。也许那时刚刚入伍还年轻，也许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，那段经历成为戴作汉心中特别的记忆。

作风严格

严厉，是戴作汉手下的兵对他的评价。

戴作汉对战士的生活作风抓得很严，他的连队里没有一人抽烟，曾经有个战士抽烟被抓到教育后再也不敢抽了。

除了抓生活作风，在训练上，戴作汉更是丝毫不放松，“训练是很严肃的事情，说好要练上10分钟，不能只练8分钟就休息。我比较严厉，所以有几个战士有点怕我”。大家在沙坑里摸爬滚打，打枪打得手脚发痛，但辛勤的训练也得到了回报——戴作汉带的连队在射击类比赛中经常拿到第一名，赢得的锦旗挂满了墙壁。

不光严格要求战士，戴作汉更是严于律己，对待工作和任务一丝不苟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在岛上有两次执勤任务是压力最大的：一次是1971年，在大陈岛举行陆海空三军演训；另一次是1975年，南京军区司令来大陈岛视察。两次大任务，来岛人员复杂繁多，领导保卫压力重，让当时身为警卫排排长的戴作汉感到兴奋又紧张，但他还是认真做好警卫部署、安保工作，圆满完成了交待的任务。

在遵守组织纪律上，戴作汉也是以身作则。“当时很多年轻战士调皮，会找各种理由回家探望家人，但我一直没有请假回家。”直到1971年提干后，戴作汉才回到家中。彼时，当年反对他当兵的母亲也已理解了他的行为，并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高兴和自豪。

“我的文化程度不高，是党和军队培养了我。”戴作汉感慨道。后来他也几次重返大陈岛，追寻曾经的军旅时光，“在部队学习，在部队训练，在部队入党，部队有我太多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我永远不会忘记”。

戴明哉：我在大陈岛上当步兵

本报记者王佳丽/文 杨辉/摄

“我们家四个兄弟，出了三个兵。”

“大哥是在解放初当的兵，打过仗剿过匪；我和小弟后来也当了兵。就连我的大姐夫也是部队干部，二姐夫虽然没参军，但也是村里的民兵连连长。”

说起家人的“参军史”，戴明哉有些自豪。当初，他也是在家人的影响下，踏上了前往大陈岛参军的路。

上岛去当兵

1965年，身为村里民兵连连长的二姐夫负责征兵工作，他对戴明哉说，你都不去当兵，还叫谁去当兵？原本就对当兵有些憧憬的戴明哉，在二姐夫和二姐夫的鼓励下，应征入伍。

但怀着满腔热血的戴明哉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会被送到一座荒凉的海岛，“大姐夫跟我讲过一些当兵的事，他们的驻地条件没有大陈岛这么艰苦”。

他还记得，那天，自己和其他新兵一同坐车从天台来到了当时的海门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就被“稀里糊涂”地带到了海上。“在当兵前，我都没听过大陈岛。坐船到了海上，我眼前看见的是白茫茫一片，问是去哪里，说是去大陈岛，这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。”未知的前方，加上行程中的不适，戴明哉的参军之路就在这样的迷茫晕眩中拉开了序幕。

终于到了大陈岛，一瞧，他顿生退意。呈现在他眼前的海岛看起来十分贫瘠，杂草遍地。渔民们都出海捕鱼去了，岛上很少有人——“刮大风的时候，渔民们把船回港湾上岸，我才发现大陈岛原来有这么多人。”

彼时的戴明哉想到自己要在这样的海岛上当兵，而且一待就是四年，心里满是抗拒，“我一年都不想待”。

然而没想到，一年又一年……他在岛上，一待就是十四年。

时光荏苒，涛声依旧，和许多战士一样，戴明哉将他宝贵的青年时光都留在了这座海岛上。

当了三次“新兵”

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连培训，戴明哉成为二营营部通信排有线班的一名通讯员。

无论是战时还是日常，保障通讯联络畅通都是一个重要的工作。“架线兵的训练很辛苦，戴明哉说边演边演起训练时的场景，“当时我身上要背着电话机，

腋下夹着一捆电线，背上还背着一捆，另一只手上提着一捆，边跑边放电话线。一捆电话线有十多斤，每次训练要跑上十多里路。”

除了架线任务，如果遇到通讯故障，他们还要爬上四五米高的电线杆子去修理，“新兵们手上没力气，我们练习了很久，才能熟练地爬上去”。

架线兵的训练给戴明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，然而回首往事，这段经历不过是他军旅生涯的“前奏”，前方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。

1969年12月，戴明哉被提干，成为二营四连炮兵排的排长。从通讯员到炮兵，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。“当时虽然已经提干，但我仍把自己当成新兵一样，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练起。”在连长的指导下，戴明哉认真学习分解炮栓、装上引信、目测瞄准等技术，同时，他也学到了炮兵指挥、炮排指挥等技巧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到了1971年初，他又被调至三连步兵排当排长，“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把自己再次当成一个新兵，从头开始学起”。

步兵的训练对体能的要求比较高。大陈岛气候恶劣，夏天烈日暴晒，冬天海风寒冷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大家一直坚持刻苦训练。“当时练习一个刺杀动作，一口气要练300下，而且出手要保证稳且准。投手榴弹的要求是30米及格，40米良好，50米以上优秀，我的个子不高，力气小，只能扔三十多米。达不到要求就只能平时多训练，最后练得胳膊都肿起来了。”

虽然在步兵排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但这段步兵训练经历成为了戴明哉痛苦又美好的回忆，“在我经历的这些不同兵种中，步兵最辛苦，但是步兵最能锻炼人，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东西”。

时间转至1971年底，他再次被调任，担任一营85炮连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，工作内容也从日常训练变成政治宣传、军民联防、做好青年工作及团结军民关系。

抓文艺抓联防

大陈岛的生活单调且重复，身为连队的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，戴明哉十分关注青年战士的思想情绪变化和思想需求。

1973年，几个从上海来的战士觉得岛上的文艺活动比较枯燥，于是提出“买一台电视”的建议，并将意见反馈到戴明哉这里。连队讨论研究后，派战士去上海买回了一台19寸的黑白电视机。“海岛上信号很差，我们将电视接收天线捆在毛竹竿上，天线对准温岭县的方向，终于收到了信号。”从此，战士们周末多了一项“看

电视”的文艺活动。

为了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，戴明哉还会组织连队战士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，带着战士们去各个连队互相交流、演出，去团里参加文艺汇演等。

“我当架线兵的时候，我的班长朱昌林多才多艺，不仅会写毛笔字，还会吹笛子、拉二胡。”戴明哉跟着朱昌林学习了笛子和二胡，没想到在当副指导员的时候派上了用场。有时，他也和战士们一起拉二胡。在戴明哉的记忆里，一首锡剧《大陆调》让他印象最为深刻——当时部队有许多江苏来的战士，他的连队里也有两名江苏兵，锡剧正是流行于当地的传统戏剧。

除了搞好文艺活动，军民联防也是戴明哉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当时大陈岛每个村庄都要组织民兵连，戴明哉连队所在的大岙里村就有一支特色女炮兵班，在1962年成立。

“领导将训练女炮兵班的任务交到我手上，并嘱托我不要搞砸了。我深感责任重大，想着一定要把女炮兵班给训练好。”因此，每次连队训练的时候，女炮兵班也会跟着一起训练。当时，连队每年都会有两次打炮检验成果，年中一次，年末一次，女炮兵也跟着一起参加检验，“她们每次都出色地完成训练，很不容易”。

1979年1月，戴明哉离开待了十多年的大陈岛，赴天台人民武装部任职。

1979年底，他参加重返大陈岛活动，回了一趟大陈岛，而后四十多年，他没有再回岛。

“大陈岛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是我流血流汗成长的地方，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去大陈岛上看看。”这么多年来，戴明哉一直默默关注着大陈岛的发展和变化，“听说大陈岛正在打造水上飞机项目，我想着，开通后带着家人一起坐飞机去。”

